

<<广岛札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广岛札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4357410

10位ISBN编号：7504357413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作者：大江健三郎

页数：127

译者：翁家慧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广岛札记>>

前言

从个人的事情人手来写这样一本书，似乎有些欠妥。然而这本书中收录的所有和广岛有关的随笔，不论是对我个人，还是对始终都和我在一起做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，那都是触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东西。因此，我想先说明一下各自的情况：1963年夏天，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去广岛旅行时，当时我的大儿子正躺在玻璃箱里与死神搏斗，康复的希望微乎其微。安江先牛的大女儿刚刚去世。而我俩共同的一个朋友，因整日钻研“核战争最终毁灭全世界时的情形”，不堪恐惧之重负，最后在巴黎自缢身亡。尽管我们两个都已经心力交瘁，但还是朝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经历那样的旅行，既令人疲惫不堪，又叫人郁郁寡欢。到达广岛后的几天时间，也就是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召开的日子，却让我们感到更加的疲惫不堪和郁郁寡欢。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，这次大会伴随着无数的痛苦和困难。起初，大会是否能够顺利召开都是个问题，而一旦大会开幕，便注定只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大会。我们也只能怀着沮丧的心情，带着满身的汗水与与尘土，叹息着，沉默着，在那些被大会动员起来的、无比严肃的人群周围，徒然地奔走。

<<广岛札记>>

内容概要

《广岛札记》作者通过“广岛”这个透视镜，把即将宣告死亡的“悲惨与威严”的形象一个个地记录下来，并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划而生存下去？大江还探讨了“生的定义”，将儿子疾残带来的苦痛，以及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悲惨事件，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。

到达广岛后的几天时间，也就是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召开的日子，却让我们感到更加的疲惫不堪和郁郁寡欢。

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，这次大会伴随着无数的痛苦和困难。

起初，大会是否能够顺利召开都是个问题，而一旦大会开幕，便注定只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大会。

我们也只能怀着沮丧的心情，带着满身的汗水与与尘土，叹息着，沉默着，在那些被大会动员起来的、无比严肃的人群周围，徒然地奔走。

<<广岛札记>>

作者简介

大江健三郎，日本著名小说家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地区一个被森林围拥的小山村，少年时代在母亲影响下对鲁迅开始了此后不曾间断的阅读，大学时代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引领下沐浴了欧洲人文主义的光芒，并由此走上了创作道路。

1960年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，使得“农村包围城市”与文化人类学的边缘和中心之概念结合起来，最终演化为《万延元年的Football》、《同时代的游戏》等诸多作品中的根据地/乌托邦。

1994年以《个人的体验》和《万延元年的Football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大江健三郎更强烈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，借助《空翻》、《被偷换的孩子》、《愁容童子》、《别了，我的书！

》等作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并于《在自己的树下》、《两百年的孩子》等作品里表现了对新人、孩子和童子等未来之象征所寄予的希望。

<<广岛札记>>

章节摘录

一 初访广岛 1963年夏，我到达广岛时，正是拂晓时分。

广岛就像一座荒凉的空城的幻影，在我眼前闪过，街道上还看不到任何市民的身影，三三两两伫立在街头的，都是外来的游客。

1945年夏天的这个早晨，也曾有一群游客来到这里。

然而，在他们当中，凡是在18年前的今天或明天离开广岛的，都侥幸活了下来，而那些到后天还没能离开广岛的人，都被无情地卷入了20世纪最为残酷的命运之中！

他们当中，有的人在转瞬之间便化为灰烬，有的人苟活至今，却难逃整日忧心白细胞指标的悲惨命运。

清晨来临，空气开始变得干燥、灼热，发出明晃晃的白光。

一个小时后，市民们就要开始举行活动了。

清晨的阳光，就已经像正午的烈日一般热辣灼人，并且还会一直持续到傍晚。

此时，广岛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拂晓时鬼城似的影子，这座以小酒馆数量最多而闻名全日本的城市，俨然变成了一座充满活力的地方都市。

包括白人、黑人在内的大批游客，混杂在熙熙攘攘的市民队伍当中，许多日本游客都是年轻人。

他们一边唱歌，一边扛着旗子，向和平公园进发。

后天，游客的人数将会突破两万。

上午九点，我在位于和平公园一角的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里，在楼梯上跑了几个来回，又在走廊里转了大半天之后，发现自己到头来还是和那些束手无策的人们一样，垂头丧气地坐到了长椅上。

我听一位记者朋友说，几天前他就守在这里了，可连他都觉得这里发生的事 情暧昧不清，捉摸不透，仿佛雾里看城堡一般。

不安的情绪早早地蔓延开来。

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，果真是在这个广岛召开吗？

在这个纪念馆里，此次大会的各项准备会议正在召开，但会议内容基本上都对外保密。

我把记者徽章别到衬衫衣领上，可还是四处碰壁。

被拒之门外的记者，来得过早的与会代表（不过，他们反驳说：什么太早！

今天下午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开进广岛了，傍晚还要举行集会，欢迎他们！

），甚至连反原氢协会的常务理事们，也都无可奈何地在走廊上来回踱步，最后又都坐到长椅上，不住叹气。

每个人的口中，都嘘寒问暖似的，念叨着一句话：“反对任何国家……”这句话的全文应该是：“‘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’这个议题，还是真是个癌啊！

”然而，现在只要一提起“反对任何国家……”这几个字，每个人就会愁容满面，唉声叹气。

“反对任何国家……”，这里的任何国家是指死难者的国家，抑或是其他人的国家？

我不禁想起，拂晓时分看到的荒凉的空城的幻影，和群情激奋的游行人群。

突然，坐在长椅上的人都站起身来，走廊里乱转的人流也全朝一个方向涌去。

反原氢协会的安井理事长，来到常务理事们聚集的地方，向他们传达还在继续之中的、执行常务理事秘密会议的情况。

没有人会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大家都想看一眼从雾中显露出来的城堡的尖塔。

在去年夏天的大会出现？

混乱之后，在陷入瘫痪状态的反原氢协会里，安井成了徒有虚名的理事长。

静冈即将举办“三·一”比基尼日，并为此召开理事会，会上“反对任何国家……”的议题再次引起争议，安井因此辞去了理事长之职。

今年夏天，安井再次以理事长身份出现在这里，这难道意味着他已经找到避免引发混乱的新提法了吗？

安井理事长走进房间，在那儿等消息的理事们既焦躁，又疲惫，脸上带着几分哀伤。

他们和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走廊里的记者、坐在和平公园树阴下早来的与会代表一样，都被拒之门外

<<广岛札记>>

，一直都在焦躁的情绪中忍受不知情的痛苦。

一见到安井理事长，他们就再也掩饰不住声音中的愤怒和抱怨，用近似喊叫的声音，迫不及待地质问他来。

更有率性之人，怒气冲冲地要求执行常务理事（他们具体负责此次大会的组织工作）和安井理事长作出解释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他们这么长时间都无法获知实情。

来自金泽的常务理事问道：“执行常务理事会是不是已经放弃本次大会了？”

安井理事长不急不躁，用悲壮有力，又略带抑扬的声音回答道：“不，我们没有放弃！现在只是会间休息。

我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向大家如实报告常务理事会的情况。

他的表情诚实而坦率，却又像是有所戒备似的。

人群中响起空洞的笑声。

他们是在笑金泽的理事太歇斯底里呢，还是在笑安井理事长过于程式化的回答？

来自横须贺的常务理事问道：“你上次来的时候说，如果执行常务理事会无法解决，就把问题交给我们这个常务理事会来研究解决。

难道说，现在又不打算承认我们的权威了吗？”

安井诚恳地说了句“我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和诸位坦率地交换意见的”，算是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，根本就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。

有可能令他尴尬的问题，也就这两个而已。

来自东京和长野的理事，都只要求世界大会必须召开。

来自东京的理事说：“超过预计人数的参加者，正不断地从东京赶来，大会完全具备成功举办的条件。

然而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，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展开的动员争夺战，将会成为此次大会的一个棘手问题。

来自长野的理事则诚恳地说道：“既然已经以大会的名义募集了资金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大会开起来！”

常务理事们的神情，早已不像是在质问，倒像是在对着上天，发出悲壮的恳求，没有丝毫权威可言。

和平游行的队伍正在行进当中，距离他们到达广岛只剩六个小时了。

此次大会就是为了迎接他们而召开的，但至今却没有任何召开的迹象。

安井理事的声音一如平常。

他的满腔热情溢于言表，对每个人都满怀诚意地说着同样的话：“我们常务理事会内部确实有比较复杂的意见分歧。

然后，他又提高嗓门说道：“请再给我一点时间……”事实隐约呈现在我们面前：把常务理事们都拒之门外的、迟迟不散的执行常务理事秘密会议，正在陷入僵局；“反对任何国家……”以及“禁止核试验会议”产生的意见分歧（对此，安井理事长只用抽象的、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提起过，但从未具体言及）继续成为一个障碍，使会议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；共产党、社会党、工会总评议会以及外国代表团，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问题，使执行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，寸步难行。

但是，这些情况早在安井理事长出现之前，就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。

要说现在还有什么新的提法，那就是安井理事长反复高喊的这句：“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！”

可是，给他足够的时间，这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吗？

看来没人相信。

安井理事长到最后也没说清“一点时间”究竟是多长，就撒下理事们走掉了。

剩下的理事们在一起恳谈，可惜他们意见相左，又缺乏信任，一个建议刚提出，就立刻遭到否决。

有的人甚至像泼妇骂街似的大声嚷嚷起来。

“他们是和社会党议员喝茶的那帮家伙！”

“他们的头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：“有结了婚分居的，还有离了婚同居的呢！”

他的话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呢？

这又怎么称得上恳谈呢？

<<广岛札记>>

我和那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、来自横须贺的理事，一起走到了窗户对面的阳台上。他的发言在恳谈中被屏蔽，要听他的意见，就只好用这个办法了。这位来自横须贺的理事神情焦虑地对我说：“明明在第六十届常务理事会上就已经做出决定，即使内部有意见分歧也要召开这次大会，现在这个决定却被完全忽视。要是用欺骗的手段掩盖住不同的意见，召开一个貌似统一的大会，那怎么行呢？底下搞基层运动的早就已经说过了，以后和平运动不会再依靠日共、工会总评议会和社会党了，要靠他们自己。

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就算中途解散，他们还是能充满朝气地把运动继续进行下去。

”所有的理事又陆续陷入了充满疲劳感的沉默当中。

我离开恳谈的人们，走下楼来。

一楼大厅变得有些混乱。

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来到这里，打算登记并交纳各自的经费，可是，由于执行常务理事会会议陷入僵局，接待工作也无法展开。

他们有的围成圈，蹲坐着；有的聚在一起，来回踱步；有的在练习唱歌。

正像横须贺的理事所说的那样，他们意气风发，无忧无虑。

这不由得让人感到，在他们和安井理事长、秘密会议的参加者以及那些苦等消息的理事们之间，存在着重重的阻隔。

即便大会最终胜利召开，这些阻隔又将如何消除呢？

骄阳下的和平公园，空空荡荡。

望着这座即将迎来两万名与会代表的空旷的公园，我不禁感到一片茫然。

在广岛数量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塔里头，原子弹轰炸死难者供奉塔，是命名最为贴切的一座。

此刻，我正朝它走去。

有位老妇人肃然伫立在塔旁。

在广岛，我曾经无数次见到过这种肃然而立的人，他们都是那一天、在这里，亲眼目睹了地狱的人。

他们的眼神黯然无光，却又令人不寒而栗。

在《广岛之河》里，有两个老妇人带着这样的眼神，说出了自己的证词。

其中一位说道：“那种病，旁人看着才叫一个揪心啊！”

我闺女刚生下真美子，为了孩子，她说什么都想活下去，可谁也救不了她。

不光是这些，还有呢，奈奈子死了之后，我还有儿子阿广在身边，26岁了，可手上头上都是烧伤留下的疤，为这，连婚都结不成，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。

”另一位老妇人说：“我有两个侄女在鸟屋町，听说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。

在江波熬了一宿，路上人家给了件薄浴衣，两人一撕两半，这才算是遮了羞。

妹妹死的时候，惨得没个人样，东家还嫌她脏，直嚷嚷，可别传染上啊。

姐姐求我说，婶子，趁我还没变成那样，你就杀了我吧！

最后也跟着妹妹去了。

年轻人都死光了，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……”突然，安井先生那句热情洋溢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，“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！”

”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空洞、敷衍，没有丝毫具体的承诺，以“诚实”为名而开的这张空头支票，不过是句骗人的鬼话。

下午三点，我来到原子病医院前，站在行道树瘦长的树阴下，等待和平游行队伍的到来。

除了记者之外，在医院前的广场和马路上迎候的人寥寥无几。

广岛反原氢协会的人按理说应该在这里迎接，但在会议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无法离开弥漫着停顿与困难气氛的和平纪念馆。

在屈指可数的迎候者中，有这样两个人，一个是原子弹受害者母亲会广岛分会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位是广岛小憩家园的创办人。

广岛小憩家园的成员，都是原子弹轰炸后生活在对癌症的惊恐不安当中的孤寡老人。

他们两个才是在广岛从事基础工作的人，但是现在，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焦虑之情。

<<广岛札记>>

广岛小憩家园里那些年迈的受害者，昨天晚上提着灯笼，手持花束，点上香火，逐个祭拜了市内不计其数的死难者的纪念塔。

广岛市三十二个区都派出了小组，在各自所属区内等候前来祭拜的老人，并和他们一起追悼亡魂。整个广岛市，就像一座大坟场，街上到处可见一座座的慰灵塔，尽管有的慰灵塔小得像块石头。

“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是离不开广岛基层的老百姓的。

现在，这个运动虽然超出了广岛市的范围，可广岛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巩固它的基础。他们手捧花束，点燃香火，走遍了广岛的每一个角落，所到之处又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迎接他们。

”

<<广岛札记>>

编辑推荐

在这片土地上，最坏的绝望、和无可救药的疯狂的种子，在不断地萌芽滋生，在这里，我们找到了思考人类正统性的具体线索、也亲眼看到了人类最不可宽恕的欺骗…… 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。

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、道德观念和思想，全部放到单一的“广岛”这把锉刀上，通过“广岛”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。

——大江健三郎

<<广岛札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